种愉快和体验时，他就把它归给至爱。在这种形势下，爱者所见证的是“克斯热其”（诸多、多元），然而，这“多”则是以“一”为代表的。所以，在这一境界，“法纳”不得实现。由于急于见“一”的原因，“法纳”中得彻底地排除见“多”。只不过有人说，这种“法纳”是相对性的，是不见万有之“多”的“法纳”，而真实的“法纳”只有当尊名、属性、大用、指称全部消失在目中时才得以落实，除纯一而外，任何事物不被注视。“赛勒一懒拉”（心灵向主旅行）在此境界才全面而真实地显现。在此境，他彻底摆脱了影子的束缚。此时交往在众根之根中进行，由求证直接转到受求证者跟前，从“知”过渡到“见”，从信仟晋升为拥抱，继而赤身接触。就这样……然后就这样……无昭示暗点是不能用语言表达这一境界的。那指示也是不可告知的秘密。

老人家的儿子要求我解释“见认”品，他想了解该品位。这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怎么办呢？说什么呢？怎样阐明解释呢？还望尊敬的从寻求知识抛入到追寻境界的大人海涵。老人家的儿子提出的两个问题充分说明他在这方面造诣极深。其一、“见认”品的特点是什么？如前所述；其二、精通的学者们的专科——《古兰经》隐义经文的注解是什么？

答：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细腻，更隐微，更宜于隐藏。

解释隐微性经文的知识指的是众钦圣所独具的事情，真主只给教生中极少数人因追随和继承赏赐了这一知识中微乎其微的一丁点。在这个世界中，美丽的面纱不会被他们揭起。但在后世，广大的穆斯林根据追随的程度有望得到这一恩典。在今世，除那极少数人外，还有人也有可能得到这一恩惠，但他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能昭示隐微性经文的注释。这一点不得不知。总之，允许隐微性经文的注解是一部分人的成果，而不允许他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成果。因为隐微性经文暗示的一切交情之事，可知其要旨，不可达其究竟。我从加入该道统的某一个人上见证了这一点。别人的成就是什么？

你的问题使你陷入这一事情的希望。“我们的主啊！求你完成给我们的光明，求你赦宥我们，你对于万事是全能的”（66:8）。色兰！

第三十六封信

是伊玛目·冉巴尼写给华哲·穆罕默德·态更耶的／关于说明“研究伊玛目”／解释正统派的实质及其反对派的本质／正统派是不左倾右倾的中间派／夸赞圣家全体／以及与此相关的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赞主颂圣祈祷后，我报告，喜爱筛赫，同他们亲密联系，热爱他们的言辞，倾向这一档次人的种种活动是真主施予的巨恩，是真主最大的关怀。诚实的传述者说：“为人和他所爱者在一块儿”。那么，喜爱他们就是和他们同伴，在临近真主的禁地周围有寄生于他们的人儿。

真主指引了的人啊！我的孩子——华哲·数尔芬丁·候赛尼告诉我，上述受赞扬的各种美德齐集于穆罕默德·态更耶一身，在各种无益瓜葛存在的同时，对此，理应赞美真主！因

为你们的成功必然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得脱离。

华哲·数尔芬丁说，他们都爱听你（冉巴尼）的言论，渴望你的知识讲座。如果再给他写几句话，那该有多优美。我欲写几句，以答复请求者的问题。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讨论最多的是有关伊玛目的题目。每一个人都在这方面凭猜测编织着他们的话语，所以，我想就这个题目必须得写几行，说明正统派和反对派主张的实质。

寻求脱离的人啊！诚信二位筛赫贵过其他人，喜爱穆圣ﷺ的两个女婿是正统派的标志之一；敬重、喜爱是正统派的特点之一；敬重二位筛赫是通过圣门弟子再传弟子的决议而定的。大伊玛目们也是这样传述的，其中有伊玛目沙菲尔。筛赫·艾布哈三·艾什尔里说："艾布拜克尔和欧麦尔两位大贤贵过其他稳麦其是断然性的"。大贤阿里执政时，当着追随他的大多数人的面也不断地肯定了。他说："艾布拜克尔和欧麦尔是这个稳麦其中至贵的"。宰核宾耶也是这样说的。据伊玛目·布华拉传述，他说，大贤阿里说："穆圣ﷺ以后，人类最贵的是艾布拜克尔，其次欧麦尔，再次其他人"。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哈乃菲说："再然后就是你"。阿里说："我只是穆斯林大众中普通一员"。

总之，两位筛赫的尊贵因正确传述之多已达到了断然和连续的程度。那么，否认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冥顽之类。当什叶派的大人阿布杜·冉札格没有发现否认时，他不由自主地断说了两位筛赫的最贵。他还说："阿里使两位筛赫贵过了自己，我也就诚信他俩贵过他；假若不是阿里诚信他俩贵过自己，我也就不会诚信他俩贵过阿里；如果我声称喜爱阿里，却又相反他，这则是罪恶"。

在两位女婿执政时期出现了许多矛盾，从此在人们的内心产生了无数的浑浊，在穆斯林之间仇视和愤怒风起云涌，在这关键时刻，把喜爱两位女婿做为正统派的条件之一很有必要。好教无知之人不要对穆圣ﷺ的苏哈伯有恶意猜测，更不要恼恨和仇视他们。所以，喜爱阿里是正统派的条件；谁不喜爱阿里，谁就从正统派的圈子中出去了，可把他称为"出走派"。谁在喜爱阿里上选择了过激，走向了极端，伸出辱骂、诽谤圣门弟子的舌头，抛弃了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廉洁的全体前辈，谁就被称为"反对派"。

关于喜爱阿里这一问题，正统派即不像"出走派"那样选择怠慢，也不像"反对派"那样选择过激，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不容置疑，真理就在中庸之中，怠慢和过激两者是受贬斥的。正如伊玛目·艾哈迈德·罕伯里传自阿里的传述，他说，穆圣ﷺ对阿里说："阿里啊！你的情况和尔萨圣人相似。犹太人与他为敌，甚至冤枉、诋毁他的母亲，基督徒却喜爱她，甚至把他抬高到'真主的儿子'这一虚有的位置。然后阿里说："关于我的事情，两伙人都受了伤害，第一伙是过份喜爱我的人，给我确定了我所没有的位置；第二种是与我为敌的人"。

"出走派"的情形相似犹太人，"反对派"的情形相似基督徒。这两伙人都偏离了中庸而走向了极端。

真无知——把正统派不算作喜爱阿里的人们。他们还妄言，喜爱阿里是他们的专利。喜爱阿里并不专属"反对派"，脱离三位哈里发的人正是反对派。脱离伟大的苏哈伯是可贬行

为，是应受谴责的。伊玛目·沙菲尔说："假若'反对派'是喜爱穆圣ﷺ后裔的，那么让人神二类作证我确是反对派"。意思是，喜爱穆圣ﷺ的后裔并非像他们所臆说的只是反对派。如果他们称这种喜爱为"反对"，那么，"反对派"就不会受到贬斥。因为，"反对派"受贬斥的原因是，他们脱离了三位哈里发，并不是因喜爱穆圣ﷺ的后裔而受到的贬斥。所以喜爱穆圣ﷺ家眷及其后裔的是正统派信众，其实他们就是家下人。

有一伙人，他们声称他们喜爱圣人ﷺ的家属，他们把自己算作他们的伙伴。如果他们把喜爱没有局限于仅喜爱圣人ﷺ的家属，也不脱离其他人，并且真心实意尊重全体圣门弟子，把他们的矛盾纠纷向好的方面考虑，那么这伙人就是正统派之内的，他们就脱离了"出走派"和"反对派"。不喜爱圣人ﷺ的家属是"出走派"；脱离圣门弟子是"反对派"；喜爱圣人ﷺ的家属并尊重全体圣门弟子是正统逊尼派。

总之，出走派和反对派的基础扎在恼恨圣门弟子上，正统派的基础则建立在喜爱圣门弟子上。有理智且公正的人不会选择恼恨圣门弟子，且因为喜爱圣人ﷺ而喜爱全体圣门弟子，穆圣ﷺ说："谁喜爱他们，谁就因喜我而喜爱了他们；谁恼恨他们，谁则以恼恨我而恼恨了他们"。

让我回在正题上吧！我说，怎么能把不喜爱圣裔圣后说成正统派呢？其实喜爱他们对正统派来说是信仰的一部分。善终对他们而言关系到那种喜爱牢固性。我尊敬的父亲一生中都是热衷于喜爱圣后的，他精通内外之学。他说："喜爱圣后圣裔对善终很有益处，应该重视这一点"。他病危时，我就在他跟前，在他生命垂危、感到世界所剩无几，这时我提起了他的那句话，向他询问了那种爱。他说："我深淹在喜爱'艾核里贝其中'（圣后圣裔）。那时我就把知感主放在首位，喜爱圣裔圣后是正统派的本钱，反对派们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中庸的喜爱他们则是无知的，他们自己选择了极端，并且认为过激以外的统统是怠慢，他遂用"出走"下了结论，妄言这是"出走派"主张。他们不晓得左倾右倾之间还有中庸之道，这道正是真理的中心，是正统派所独持的公正立场。

真不可思议！正统派人杀了"出走派"，并且根除了与圣裔们为敌的所有敌对势力。那时，还没有"反对派"之说，尽管它有"非存在"之说，但他们因自己的错误思想居然将喜爱圣裔之人设想为"反对派"，并以"反对派"称说。

事情真令人费解！他们仅因有时"不过分喜爱"而把正统派划分为"出走派"，又因有时喜爱而把他们当作"反对派"。因此，你看他们，他们无知地把正统派中提倡宣扬喜爱圣裔伟大的奥里亚妄称为"反对派"；他们把正统派中阻止"过分喜爱"，鼓励尊重三位哈里发的许多大学者妄说成"出走派"。哎！哎……他们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胆大妄为。主啊！你护佑我们，免遭这种过分与不及之爱的伤害。

关于落实对阿里的喜爱方面，他们有一个条件规定，就是必须脱离三位哈里发和其他圣门弟子。这就是一种过分地喜爱。

良心要紧！这算什么喜爱——获得它必须脱离圣门弟子及其替位者，并辱骂诽谤圣门

弟子。

正统派的“罪恶”乃是下列这些：喜爱圣裔的同时还尊重全体圣门弟子；对圣裔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任何人不加妄论，且认为那是出自演绎之错，不是私欲所致。这是尊重、伴同穆圣ﷺ者的表现，是尊敬穆圣ﷺ的众苏哈伯的标志；与此同时，他们把正确的就说成正确的，把不正确的就说成不正确的。但是他们的错误不是私心私欲，而是“伊智其哈德”（演绎/创制）。

正统派要博得反对派的喜欢，就得和人家一样去脱离伟大的苏哈伯，并歹猜他们。同样，要博得“出走派”的欢心取绝于仇视家属、恼恨圣裔。“我们的主啊！在你引导我们之后，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背离正道，求你把从你那里发出的恩惠，赏赐我们，你确是博施的主”。

关于圣门弟子，正统派伟人认为，他们在矛盾期间可分为三派。一派人通过证据和推理知道真理在阿里的手中；另一派人也是以证据和推理而晓得真理在穆阿威耶手中；第三派则是观望派，他们不参加任何意见。

第一派人，根据他们的演绎精神，必须支持阿里方面；第二派人，按照他们的创制思想，必须支持与阿里对立的人；第三派则是观望派，倾向任何一方对他们来说都是错误的，这三派人各自遵守了各自的创制思想，认为那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谴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诽谤他们合适吗？伊玛目·沙菲尔在传自欧麦尔·伊本·阿卜杜·阿齐兹的传述中说：“那是鲜血，真主从它上洁净了我们的手，我们就从它上洁净我们的舌头”。此话一言道破，不该动嘴议论谁是谁非，应该谈论他们的所有优点，关于这方面有圣训可证。穆圣ﷺ说：“当有人谈论我的苏哈伯们时，你们保持沉默”。这句圣训的意思是，你们提起我的弟子并记起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纠纷时，你们应该制止自己，不能任其发展。

然而，正统派中的大多数人根据所显示的证据一致主张真理在阿里一方，反对他的人则踏上了错误这一不归之途。不过，这错要是“伊智其哈德”的错，就不应该漫骂和诽谤、丑化或蔑视。据阿里传述，我们的弟兄对我们有点过分，但他们不是“卡菲勒”，不是“法斯格”。

正统和反对这两派都把与阿里发生战争看作是错误的，两派都认为真理归阿里，但正统派不允许在“错误”之词上面再加别的词汇；他们保护舌唇，不许诋毁，不许丑化；他们看在伴同穆圣ﷺ的份上，穆圣ﷺ说：“真主啊！真主！在我之后你们不要把他们当成箭靶子”。意即：当畏惧真主，当害怕真主（重复是为加强肯定）。他又说：“我的门弟子犹如繁星一样，你们追随哪一个人都可得正道”。关于尊重全体苏哈伯方面的圣训多不胜数。必须尊重当大他们全体，对他们的错误保持一个善良正确的态度。这就是正统派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主张和立场态度。

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过分了，甚至把与阿里发生战争的断为“卡菲勒”，以各种诋毁和辱骂污染自己的舌头，尽管目的是为显示阿里的正确，突出反阿里者的错误。所以，正统派所选择的是足够的，是建立在中正公平的原则之上的。诋毁、中伤教门的伟人和反对派一

样，远离教门信仰十万八千里。因为反对派就选择这样做，他们把辱骂圣门弟子幻想成自己的教门和伊玛尼。这样的教门多邪恶——其主要成分就是辱骂圣门弟子，及其接班人。标新立异派中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异端邪说，都依此而与正统派分道扬镳。不过，“出走”和“反对”这两派较之这些异端派，他们更远离真理和正义。漫骂、诋毁教门伟人一旦成为他们信仰的主要部分，他们则无正义可言。

反对派可分为十二派。这十二派全都把圣门弟子断为“卡菲勒”，并把辱骂正统哈里发当作善功，也不承认自己是反对派，并且忌讳这一说法。因为圣训对这一派人有过严厉警告。但愿他们能远离反对的真实意义，不要脱离圣门弟子多好啊！

印度的拜火教自称他们是印度教，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卡菲勒”，更忌讳别人说他们是“卡菲勒”。他们臆说“卡菲勒”是居住在战场上的人们，他们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其实，这两派人统统是卡菲勒，不信道者的实质在他们身上是落实的。就好像这些反对派把圣裔想象的和自己一样也和艾布拜克尔、欧麦尔作对。这伙人，他们凭隐瞒信仰论妄言圣裔中的伟人是两面派，是相互欺骗的。他们断言，阿里同三位正统哈里发和睦相处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都是隐瞒着信仰渡过的，互相尊重都不是出于真心实意的。

下列事情真美好！——如果喜爱圣裔是为了喜爱圣人ﷺ，那么穆圣ﷺ的敌人理应成为他们的敌人；他们就应更多地漫骂、诋毁圣裔的敌人。艾布哲海里是使者的对头，他曾用各种方式和手段伤害过圣人ﷺ，但没有人听见这一伙中的任何人漫骂过他，说过他的恶毒和卑鄙，却把近使者跟前比任何人受喜的艾布拜克尔，凭自己的坏思想设想成了“艾核里贝其”（圣裔）的对头，遂伸长了他们漫骂、诋毁的舌头，把子虚乌有的事情都强加于他。这哪有一点教门和信仰可言呢？真主没有定然艾布拜克尔，欧麦尔和其他苏哈伯同圣人ﷺ的家属为仇、恼恨他的后裔。但愿这一伙不公道的人骂圣裔的对头该多好！不要言定所有大苏哈伯们的名字，也不要显示歹猜教门的大人，此时，他们与正统派的矛盾就会消除。因为，正统派是仇视圣裔的敌人的，也是说诽谤、丑化他们的话的。正统派有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们对某一个受各种库夫勒折磨的人，不随便断其为火狱的居民，也不允许咒骂他，因为他还有接受伊斯兰的机会，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忏悔。他们只允许大概地诅咒不信道者们。在没有断然的证据证明其结局不好的情况下，不能指名道姓说某人是“卡菲尔”，反对派毫不顾忌地诅咒艾布拜克尔和欧麦尔，肆无忌惮地漫骂、诋毁苏哈伯中的伟人。主啊！你把他们引导在正道上！

关于这一论题，正统派与反对派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正统派断说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他们说四大哈里发中的每一位继位者都是合法的，有正确圣训可证。穆圣ﷺ以叙述未见之事的形式说：“在我以后，哈里发是三十年”。正好，阿里的哈里发结束了这一时期。根据这段圣训精神，四个人中每一个都是哈里发，继位的次序也是正确的；反对派却不承认三位哈里发的合法性，把他们的哈里发归于营私结党；他们除阿里外，不承认任何人的伊玛目为正确；他们把阿里与三位哈里发相互缔结的誓约和“隐瞒信

仰”混为一谈；他们把圣门弟子之间的友谊和蔼可亲，认为是“尼法格”（耍两面派手段）和“穆哈吉尔”（相互欺骗）。因为，照这些人的隐瞒信仰论，他们与阿里的友谊是伪装的，口是心非的他们表面同意阿里，内心则反对他。照他们的这种谬论说，如果反对派是阿里的对头，是他的朋友的对头的话，他们与阿里朋友的友谊就是耍两面派手段，是以朋友关系为仇的。按照他们这一错误的说法，全体圣门弟子都是在互相隐瞒，相互欺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在这伙人看来，这个“稳迈其”（民族）中最恶劣的当首推尊敬的圣门弟子，最毒歹最龌龊的人当数伴同穆圣ﷺ的人，时代最恶劣唯圣门弟子时代莫属。然而真主在自己伟大的《古兰经》中说：“他们之间是慈爱的”（38:29）。主啊！你护佑我们，不要使我们沾染上他们这种恶毒的信仰。假若使这个稳迈其中的老前辈都变成具备这些恶劣性格的人，那么，后辈人的善从何而来？这伙人恰像没有看见天经和圣训中有关伴同圣人ﷺ的尊贵、圣门弟子的优越及这个民族的优秀；或者看到了，但不相信不承认。《古兰经》和哈迪斯是通过尊敬的圣门弟子才传承下来的，圣门弟子一旦受到诋毁，那通过他们而达至我们的教门必然受到质疑和攻击，对此我们求主护佑。

也许这一伙人的目的是破坏推翻教门，否定穆圣ﷺ的宗教，在外表上，他们表现出喜爱使者的家眷的姿态，事实上，他们在推翻他的宗教。但愿他们使阿里及其拥戴者成为他们能接受的、可承认的；不要给他打上隐瞒信仰这一两面派人的烙印。在拥护阿里的人或反对者中有什么善可言呢？以两面派和欺诈手段交往生活了三十年啊！他们可依靠吗？

这些人还攻击艾布·胡热热。他们不明白，诽谤他就是诽谤教法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演绎教法的学者们都说，教法律例中引证了三千段圣训，即三千条教法律例是用圣训决定的，内中一千五百段是传自艾布·胡热热。所以诽谤他就是诽谤教法律例的一半。伊玛目·布华拉说：“艾布·胡热热一个人的传述超过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八百人的传述”。其中有伊本·阿巴斯。伊本·欧麦尔也从伊本·阿拔斯上传述过圣训，同样，贾必尔·伊本·阿卜杜拉，艾奈斯·伊本·马力克都是从他上传述圣训的。传自阿里的那段关于诽谤艾布·胡热热的哈迪斯则是伪造的“圣训”，正如学者们证明了的那样。穆圣ﷺ给艾布·胡热热祈祷“理解力”的圣训，在学者们中间是非常著名的。艾布·胡热热说：“我当时参加了穆圣ﷺ所准备的一个场所，穆圣ﷺ说：你们谁铺开大衣，我要将我的话语倾倒其中，然后你们包起，就再不会忘记。我便铺开了大衣，主的使者倾倒了他的话，然后我把它抱在胸前，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忘记任何东西了”。把教门中一位伟人，仅凭猜测就认为是阿里的对头，并允许对他人身攻击，是不公正的。这些灾祸全都是对阿里的偏爱造成的，甚至他们几乎把自己的头从伊玛尼的项圈中取出。假设，阿里有隐瞒信仰这一回事，那么对阿里所传述的关于“两位筛赫最贵”的这一系列达到连续性的传述该做何解释？同样，在他执政期间，关于三位哈里发合法的传述又该如何解释？“隐瞒”是个什么？它就是掩盖自己哈里发的合法性，不明确表示三位哈里发的继位无效。至于明确表示三位哈里发继位合法，并声明两位筛赫最贵，这乃是一件发生于“隐瞒”之外的真实无妄的奇事。关于三位哈里发和其他人的优越方面，

有许多正确的圣训可证，这些圣训已达到了著名的程度，不！意义达到了连续的境界，他们中有人获得了进乐园的喜讯，对这些圣训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隐瞒信仰对穆圣ﷺ来说不允许，传道是众先知责无旁贷的职责，关于这方面，真主降了《古兰经》经中的明文，“隐瞒”在《古兰经》中敢设想吗？愿主赐给他们公证！

有识之士不能理解，隐瞒是胆怯者的特性，说真主的雄狮胆小是不适合的。根据人的判断倘若能隐瞒一两个小时或两天这话还能说得通，而认定安拉的雄狮隐瞒着自己的信仰长达三十年之久这太令人憎恶了。学者们常说：“长期坚持小罪乃是大罪”，那么阿里长期坚持薄福者、伪信士之劣性的旨意是什么？但愿他们能明白这件事情的丑恶嘴脸！他们回避把两位筛赫排在前面，因担心那必然招致对阿里的轻视，他们遂选择了“隐瞒”。他们不明白这一“德性”的丑恶所在，假若明白，他们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会在两件灾难中选择最轻的。而且我认为，把两位筛赫排在前面对阿里没有丝毫轻视。其原因是，阿里哈里发的合法性是按照他的实际情况而法定的。他的伟俩耶、黑达耶和伊尔沙德品位也都是法定的。认可“隐瞒”之说，必然是把阿里在缩小化轻视化，因为隐瞒是伪信者所拥有的特点，是阴谋家的惯用伎俩。

第二个方面，正统派善意对待圣门弟子之间发生的纠纷乃至战争，并认为其中不夹杂私欲和偏执。其原因是，他们的自性通过伴同穆圣ﷺ而受到净化，他们的心胸是纯洁的，是从敌对、仇视、怀恨的劣根性上受涤洗的。总而言之，他们每个人都达到了演绎、创制教法律例的境界，遵循自己所创制的教法是“瓦吉卜”。这期间，对于某些事情，由于主张不同的原因，争论、矛盾在所难免，每个人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所以他们的矛盾和他们的和睦一样，都是为了真理，不是因为私欲。

“反对派”们把与阿里有矛盾的、与他发生过斗争的人断为“卡菲尔”，他们允许人以不堪入耳的言语诋毁、丑化他们。

如果尊敬的圣门弟子关于有关演绎之事与穆圣ﷺ产生分歧，所下的论断与穆圣ﷺ相左，他们之间的分岐没有受到斥责和非议，真主在降示《古兰经》的过程中也没有制止这一分歧，那么，在有关创制之事上与阿里的分歧就会成为“库夫勒”？与阿里有分歧的人就不应受到贬斥和非议。怎么能贬斥呢？反对阿里的人占伊斯兰的大多数，全都是圣门弟子中的伟人，穆圣ﷺ曾给他们中有些人许之以天堂，断他们为卡菲勒，并加以丑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们信口开河地说这句荒谬绝伦的话”(18:5)。教门的一半几乎是由他们这些人传下来的，如果他们受到诋毁的话，那教门的半个柱子不是被根除了吗？这些上大人们怎能受到诽谤呢？任何人没有反驳过他们的任何传述，官长没有反驳过，百姓也没有反驳过。还有《布哈里圣训实录》是继真主天经之后最正确的一部经典，什叶派都承认之。（我曾听什叶派中的一位大人物，名叫艾哈麦德·态布提说：“《布哈里》这部经是真主天经之后最正确的一部经典”。）这部经中即有拥戴阿里者的传述，也有反对者的传述，作者并没有偏三向四。经中即有阿里的传述，也有穆阿威耶的传述。假若穆阿威耶及其传述中有诽谤的气

息，他在自己的经中根本不予辑录。同样在评论圣训的前辈中，任何人没有以这种方式在圣训传述中做区别，把与阿里的分歧没有变为诽谤的产地。

须知：阿里在处理的所有事务中不一定都正确，反对他的人也未必事事都错误，尽管关于战争之事真理在阿里一方。因为，关于第一代第一任哈里发的问题，再传弟子中的学者们和创制立法的伊玛目们没有采纳阿里的意见，也没有根据他的观点下结论。如果真理只界定于阿里，他们则不会作出与其相反的判断。再传弟子有位达到创制品位的法学家，名叫嘎最·数热哈，他没有以阿里的主张来判断是非，因为父子关系他没有考虑让伊玛目哈三作证，法学家们遵了嘎最·数热哈的话，没有让子为父作证。关于其它问题，选择与阿里相分歧的非阿里主张也多的不胜枚举，对公正而研究的人来说则昭然若揭，无须赘述。那么，就不该阻拦与阿里有分歧的人，分歧者不应受到人身攻击。诚实的阿依舍太太，她是世界化育者的至爱之至爱，已到坟墓边他还在爱着她，看着她，穆圣ﷺ归真病危时住在她的房间，取命天仙从她的怀抱中取走了他的命，他归真后就埋在她洁净的房间。她不但有此高贵，而且她是一位诚实者，一位学者，一位法学家。穆圣ﷺ委任她阐明教门的二分之一，尊敬的圣门弟子关于教法律例方面常向她请教，他们从她处能得到解决疑难问题的满意答案。这么笃诚且知识渊博的法学泰斗，由于与阿里意见发生分歧而遭到人身攻击，并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她，这是多么不合情理啊！这分明是在亵渎先知穆圣ﷺ。因为阿里是穆圣ﷺ的堂弟兼女婿；阿依舍又是他纯洁的爱妻。自从几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习惯，如果我烹调食物，我专门给“阿巴一”（穆圣ﷺ/法土麦/哈三和候赛尼）的“如哈”安排一份，有一次我在梦中梦见圣人ﷺ，我向他道“色兰”，他没有理我而面向了别人，这中间他说：“我在阿依舍的房子里吃饭，谁送饭就送到阿依舍的门中”。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穆圣ﷺ不理我的原因在此——是我在准备食物时没有给阿依舍准备。此后我不仅为阿依舍太太准备席面，还为穆圣ﷺ的全部贤妻准备席面，她们全都是穆圣ﷺ的家属，是我近主的媒介，理应有福同享。所以，从阿依舍太太处到于穆圣ﷺ的伤害，超过从阿里处到于穆圣ﷺ的伤害，有识之士不会明白这一道理。是啊！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设想上，喜爱、尊重阿里是以喜爱圣人ﷺ为基础以亲戚关系为理由。至于只是仅仅出自喜爱阿里本人而不给喜爱圣人ﷺ留有余地的话，这人就不值得一论，不值得与他对话，他的目的是破坏教门、坍塌教法；他欲舍圣人ﷺ而另找出路，背叛圣人ﷺ而拥戴阿里，这乃是纯粹的库夫勒和真正的“增迪格”（外道和邪教）。阿里从他及其丑行上无干。喜爱圣门弟子及圣人ﷺ的女婿是建立在喜爱圣人ﷺ的基础上；当大和尊敬他们是为了尊重和崇敬圣人ﷺ。穆圣ﷺ说：“谁喜爱了他们，谁则凭喜爱我而喜爱他们”。对他们恼恨也是同样，穆圣ﷺ说：“谁恨他们，谁就凭恼恨我而恼恨他们”。意思是说，与我的弟子发生关系的那种喜爱即是与喜我有关的喜爱，同样，恼恨圣门弟子就是恼恨圣人ﷺ。

同样托里哈和祖拜尔是圣门弟子中的伟人，是穆圣ﷺ以天堂报过喜的十大人物之一，所以诋毁和丑化他俩都是不应该的，诋毁者必遭报应。托里哈和祖拜尔是大贤欧麦尔提出

讨论的，六位哈里发候选人中的其中两位。在没有得到用来证明究竟谁胜任哈里发的明确证据这一情况下，他俩便自愿放弃了竞选哈里发的权力。他俩都说："我退出竞选"。托里哈曾经因为自己的父亲对圣人ﷺ非礼而杀了自己的生父，并将父亲的头颅带到了圣人ﷺ跟前。伟大的《古兰经》中对他的这一壮举给予了高度地评价和赞扬。

祖拜尔也是同样的人物，穆圣ﷺ用火狱警告过杀害他的人，当时圣人ﷺ说："杀害祖拜尔的人是火狱的居民"。诋毁、诅咒祖拜尔不比杀害他更轻。谨防！再谨防！谨防诽谤教门的大人、贬斥伊斯兰的伟人，他们为宏扬伊斯兰真理，为支持和帮助穆圣ﷺ宣教不遗余力；他们为巩固教门不分白昼黑夜，公开或秘密地施舍了自己的财物；他们为喜爱使者而抛弃了自己的伙伴、部落、子女、妻子、丈夫、故乡、房屋、涌泉、庄稼、园林、河渠等；他们自愿选择了穆圣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所爱、财产、子孙而选择了喜爱圣人ﷺ。他们是这样的伟大，他们获得了伴同的尊贵；他们在伴同圣人ﷺ的过程中得到了圣人ﷺ的祝福；他们亲眼大见了启示的降临；他们获得了天仙莅临的殊荣；他们目睹了各种各样的奇迹，甚至他们的幽玄变得能见，他们的所知变成了体验，真主给他们赏赐了以后不再赏赐任何人的"耶给尼"（坚强信念），以至别人施舍伍候德山大的金子，不及他们施舍半粒大麦；他们是受到真主在《古兰经》中赞扬的人，真主爱他们，他们爱真主，**"那是他们在《讨拉特》中的譬喻。他们在《引支勒》中的比喻是他们像一棵庄稼，发出支条，而他助它长大，而那支条渐渐茁壮，终于固定在苗本上，使农夫欣赏。他将他们造成那样，以便他借他们激怒外道"**（48：29）。真主称激怒他们的人为卡菲勒，旨在教人们犹如谨防库夫勒一样谨防激怒他们。真主是给人给讨菲格的主！

他们就是具备和圣人ﷺ有非凡关系的人，并成为圣人ﷺ所接受、所关注的这一伙人，一旦他们之间关于某些事情有了分歧和争论，他们遵循了自己所创制的教法律例时，就不可以去诽谤他们并阻拦他们的行为。更何况在此境界，真理和正确正是矛盾，并不盲从别人的主张。

伊玛目·艾布·郁速福达到创制立法的境界后，再模枋艾布·哈尼法则是错误，遵循他个人的主张则正确。伊玛目·沙菲尔把圣门弟子无论是艾布拜克尔或是阿里的言论都不排在自己的主张前面，遵循个人的主张虽有悖于苏哈伯的言论，但这是正确的。教生中的法学家都有相反圣门弟子主张的余地，那么，圣门弟子之间有分歧时，为什么要诋毁他们呢？

我再问，伟大的圣门弟子关于立法的事情与使者的主张分歧，但他们的分歧在下降卧哈一的过程中没受到指责，也没有被制止，如上所述。如果这分歧不受真主的喜悦，不被真主接受，那真主必定制止，必定降经警告。难道你没有看见吗？有一伙人，他们在和穆圣ﷺ谈话的过程中提高了声音，真主是怎样制止的？真主警告人们不要在圣人ﷺ面前高声喧哗。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不要使你们的声音高过先知的声音，不要对他高声说话，犹如你们彼此间说话那样，以免你们的善功变为无效，而你们是不知不觉的。"（49：1）。

关于处理白德尔战役的俘虏问题，产生了大分歧：欧麦尔和赛尔吉·伊本·麦阿子主张

杀掉，艾布拜克尔等人则主张用赎金赎回，穆圣ﷺ的主张也是用赎金释放。分歧的地方很多，内中有一件分歧之事是关于一张纸的问题。穆圣ﷺ病危时，要一张纸，好给他们写点东西。一伙人欲拿，另一伙人则制止，欧麦尔属不情愿给圣人ﷺ纸张的人之一。他说："真主的天经就使我们足够了"。于是诽谤者们便扑向了欧麦尔，伸长舌头极尽诋毁丑化之能事。其实没必要这样做。其原因是，欧麦尔知道，启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天上的教法律例已基本完善，除推理和演绎外，不再有确立教法的余地，所要写的也无非是与别人有共性的一些问题，根据"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亵渎真主的标识和禁月，不要侵犯作牺牲用的牲畜，不要破坏那些牲畜的项圈，不要伤害朝觐禁寺以求主的恩惠和喜悦的人。当你们开戒的时候，可以打猎。有人曾阻止你们进禁寺，你们绝不要为怨恨他们而过分。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的刑罚确是严厉的"(5:2)这一论断。

关于这一问题，正确的主张则是，在圣人ﷺ非常疼痛的这种情况下，不要打扰圣人ﷺ，其他人的教法足够。"真主的天经足够"意即《古兰经》是类比、创制的源泉，它足够教法学家从中演绎各种教法律例。在欧麦尔的话中，特别提到《古兰经》，有可能是他以归纳法知道穆圣ﷺ所要写的教法律例，其来源来自《古兰经》而非圣训，所以他只提了天经而没有提圣训。由此说来，欧麦尔制止的目的是为疼慈受疼痛折磨的圣人ﷺ，为了别让圣人ﷺ受打扰。穆圣ﷺ要纸的这一命令是出于善意，不是当然，好教别人从创制的艰难中解脱出来，走向容易。假若"你们拿给我"的这一命令式动词是"当然"的话，他必定会再次强调"拿来"，仅凭一点小矛盾他是不会改变初衷的。

问：当时欧麦尔说："他在说呓语吧！你们询问"。他的目的是什么？

答：也许欧麦尔当时考虑到，穆圣ﷺ说这话因疼痛不由自主，像由"我写"我句词中所领会的一样，因为穆圣ﷺ是稳弥，他就根本不会写字，同时他还说："我之后你们绝不会迷误。"当教门达到完善，恩典已经完美、真主的喜悦确已获得之后，迷误不可思议。再者仅一刻钟的时间，之后圣人ﷺ就能写出用来抵御迷误的东西吗？二十三年的时间中所写的难道还不够抵御迷误吗？在那一刻，在极为病痛的情况下写的东西就能抵御迷误吗？所以欧麦尔觉得行在穆圣ﷺ的贵舌上的这句话是无目的的，是人之常情。欧麦尔说，你们再询问，以证实这一点。在这中间，争议的话停了，人们不再做声。穆圣ﷺ曾说过："你们站起，别争论"。因为在穆圣ﷺ当面争论不太文明。之后，他们都沉默了，再也没有人提及墨水或纸张。须知：关于某些教法之事，尊贵的圣门弟子与穆圣ﷺ产生分歧(愿主护佑)，如果其中夹杂私欲或固执之气息，那就必定会导致向叛教的行列倾斜，会把头从伊斯兰的项圈中取出。其原因是，对圣人ﷺ非礼、歹交往则是库夫勒。主啊！你护佑我们，免遭这种灾难。不！这些争论全都是建立在遵守"有心眼的人们啊！你们警惕吧！"(59:2)这一命令之上的。

如果一个人达到了演绎教法的品位，他仍模仿别人的主张，这是错误的，被禁止的。诚然！关于不许参加任何主张的那些明文规定的教法律例除了仿效再无余地，信仰、遵守那

些教法是瓦吉卜。

总之，第一辈的苏哈伯们不造作，无须修饰；他们最看重的是改造心灵，他们的外表根本不被注视，这一代人，他们遵守礼仪真实无妄，他们的全部事业是顺从使者的命令，远离其禁令；他们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双亲、妻儿；因为他们的信仰虔诚完美，他们不让使者的痰唾落地，而且视为生命之水，用来洗自己的脸和身体，他们饮使者放血治病后流出的鲜血是家喻户晓、人皆共知之史实，这是多么笃诚的信仰啊！

如果，被这一代充满谎言和欺诈的人误会为失礼的言辞出自大人们之口的话，理应善意地对待之；抓住话的要旨，不要注视任何话句的表面意义。平安之路就在于此。真主是助人成功的主！

问：如果所创制的教法律例中有错误，怎样信赖传自穆圣ﷺ的所有教法呢？

答：在第二阶段所创制的教法是天启性的教法。因为，给先知们定错是教法所不允许的。在教法学家确立法律条文之后，在他们的主张中存在着矛盾时，近主跟前一条区别正误分明真假的教法就下降了。所以创制性的教法就在圣人ﷺ时代，在分明真假的启示下降后绝对是可信的，可依赖的，是没有错误可能的。那么，在圣人ﷺ时代所信赖的所有教法是断然性的，受保护的，不可能有错的。原因只有一条，自始至终是凭断然性的天启制定的。

（有天启下降，创制的目的是什么？）创制这些教法律例的宗旨，是为让创制者、演绎者通过创制获得真主的各种恩典，升高其品级；并根据错与正的不同得到不同的回赐。所以在创制教法中即有升高立法者的品位，又有明确那些教法的断然可信性。当然！先知时代过后，创制性的教法是或然性的——只益于遵行，不能决定伊尔其嘎德（信条）——否认立法人员则是卡菲勒。教法学家关于某一信条达成的决议案不是或然的，而是断然的。当代也有决定信条的伟人。

最后，让我以最优美的话句来结束这封信函吧！关于穆圣ﷺ冰清玉洁的家属有伊本·阿卜杜·板勒的传述，他说，穆圣ﷺ说："谁喜爱阿里，谁确已喜爱了我；谁恼恨阿里，谁确已恼恨了我；谁伤害阿里，谁确已伤害了我；谁伤害了我，谁确已伤害了真主"。出自《铁密济圣训》和《哈克目圣训》集，圣训学家哈克目从卜来代处校对了这一圣训——穆圣ﷺ说："真主的确命令我：当喜爱四个人。他又告诉我，他也喜爱这四个人"。有人说："真主的使者啊！请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穆圣ﷺ说："阿里是他们其中之一，（他把这话重复了三遍）、艾布赞仁、米格达德、赛里忙"。另据托卜拉尼和哈克目传自伊本·迈斯欧德的圣训，穆圣ﷺ说："观看阿里是善功"。这节圣训的传承历史非常优美。二位筛赫布哈里、穆斯林传自白拉伊的圣训中说：我看见哈三骑在穆圣ﷺ的肩上，穆圣ﷺ说："主啊！我爱他，你也爱他吧"。布哈里传自艾布拜克尔的圣训，他说，我听穆圣ﷺ在演讲台上演讲，哈三在他的旁边，穆圣ﷺ看一眼众人，再看一眼哈三，他说："我的这个孙子将来是领袖，希望真主通过他来调解穆斯林大众中两大派人之间的分歧"。铁密济传自乌撒迈·伊本·宰德的圣训，他说，我见了圣人ﷺ，哈三和候赛尼坐在他的两大腿上，穆圣ﷺ说："这是我的两个孙子，是我女儿的两个儿子。主

啊！我的确很喜爱他俩，你也喜爱他俩并喜爱对他俩喜爱的人吧。”铁密济传自艾奈斯的圣训，有人问使者，你的家眷中你最喜爱的人是谁？穆圣ﷺ说：“哈三和候赛尼”。米斯勿尔·本·迈赫热麦传述，穆圣ﷺ说：“法图麦是我的心头之肉，谁恼恨她就是恼恨我”。另据传述，穆圣ﷺ说：“她所怀疑的事情，也令我怀疑；伤害到她的事物，也就伤害了我”。据艾布胡热热传述，穆圣ﷺ对阿里说：“我喜爱法图麦胜过喜爱你，可我觉得你比她贵重。”据阿依舍太太传述，她说：“在轮到阿依舍的那一天，人们为讨穆圣ﷺ的喜悦给他送来了礼物。”她又说：“使者的妻子分两伙，一伙是以阿依舍为首的哈夫赛、索菲亚、稍代；另一伙是稳母赛力麦及其她妻室。稳母赛力麦伙中有人对赛力麦说，你对使者说，让他与人们说话，再让他说：谁要给使者送礼，就送到他所在的任何地方。后来稳母赛力麦把话说给了使者，使者对她说：“关于阿依舍的事情，你不要伤害我，除阿依舍外，启示在任何妻室被窝中没有下降”。于是她悔罪说：“主的使者啊！我向真主从伤害你上忏悔。后来她们请来了法图麦，打发法图麦去见使者。法图麦同使者交谈了，穆圣ﷺ说：“我的女儿啊！难道你不喜我之所喜吗”？法图麦说：当然。使者说：“你就喜爱这个女人吧！”

据阿依舍传述，他说：使者的妻子中，我只嫉妒一个人——我嫉妒海底彻。我没有见过她，但使者经常提起她。有时宰只羊，再割成块，继而送给海底彻的亲友。有时我对他说，世界好像再没有女人，只有海底彻的亲友。有时我对他说，世界好像再没有女人，只有海底彻。使者说：“的确，是这样的，她为我生儿育女”。据伊本·阿拔斯传述，他说，穆圣ﷺ说：“阿拔斯是我，我就是阿拔斯。”代来米耶传自艾布赛尔吉的圣训，他说，穆圣ﷺ说：“真主最恨以伤我的后裔而伤我的人。”哈克目传自艾布胡热热的圣训，他说，穆圣ﷺ说：“在我之后，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最善待我后裔的人”。伊本·阿萨克尔传自阿里的圣训说，使者说：“谁在我的后裔上行善，我在后世必定回报他”。伊本·阿迪耶和代来米耶传自阿里的圣训说，穆圣ﷺ说：“你们中在随拉推桥上最稳定的人，就是最喜爱我的家属和我的后裔的人”。

诗义：主啊！凭法图麦儿子的情分，你让我死在伊玛尼上。

我的祈祷不管你拒绝与否，我的手都会抓住圣裔的衣襟。

主啊！你赐福安于使者，并降于他的众弟兄——众先知、众钦圣、众天仙、真主清廉的众奴仆。

第三十七封信

是伊玛目·冉巴尼写给微不足道的阿卜杜里罕伊的／关于清真言的尊贵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尊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在平息真主恼怒这一方面再没有比清真言更有益济的话句。当这句言辞能平息入火狱的怒恼时，它也就很自然地能平息别的怒恼。别的怒恼都不及入火狱的怒恼，怎能不被平息呢？真主的板德通过反复诵念清真言，否定了非真主的一切，面向了独一的真主。怒恼产生于各种想望，这些想望折磨着板德，想望没有恼怒就不存在。这个世界里，能证明这一意义的则是人。这人一旦受到了奴仆的伤